

# 清宮三十朝演義



上海新華書局發行

# 清宮十三朝演義卷五

許嘯天撰  
施濟羣評

## 第六十八回 金蓮點點帝子銷魂 珠喉嚙嚙阿父同調

却說李家小姐，自從進了圓明園以後，咸豐帝吩咐把他安頓在西山佛寺裏；又挑選了八個年輕宮女，住在寺裏侍奉他。那李小姐到了佛寺裏，真的謝却鉛華，長齋禮佛。咸豐帝雖有杏花春牡丹春一班絕色女子陪侍着，但一般濃脂俗粉，皇帝也看厭了。宮中六千粉黛，總趕不上李小姐這種清麗美妙的神韻。皇帝想起他來，便親自到佛寺裏去看望；那李小姐把皇帝迎接進寺去，便自顧自跪倒在佛座前，誦讀經卷，一任那班宮女伺候着皇上。待到皇上傳喚他，他走到跟前，匍匐在地下，再也不肯抬起頭來；皇帝忍不住了，自己伸手去攙他，他便哭得十分淒涼，口口聲聲說：萬歲許賤妾進宮來修行，皇皇聖旨，想來總可以算得數了。皇帝被他一句話塞住了嘴，一時裏却也反悔不得，祇得聽他去；但是眼看着這樣一個絕色美人，不得到手，心中說不出的煩悶。後來皇帝賞了他一個陀羅春的名字，常常到寺裏來和他談談；陀羅春見皇上沒有逼迫他的意思，便也不和從前一般的冷淡了。祇是有時說起他母親被官府裏用刑拷打，死得苦，要求皇上辦那官府的罪；咸豐使依他，下諭給吏部着

把那官府革了職，充軍到甯古塔去。陀羅春見報了仇，纔把悲傷減輕了些。便是皇帝幾次來召幸他，他總是抵死不去；逼得他緊些，他便尋死覓活，拿刀動剪。咸豐帝也沒奈何他，祇得暫時把這條心攔起。這時祇因皇帝歡迎小脚漢女，那班大臣要討皇帝的好，到蘇杭揚州一帶去搜羅了許多小脚姑娘來；有的尖如束筍，有的小如紅菱，各把裙幅兒高高吊起，露出一雙纖瘦玲瓏的小腳來。一霎時圓明園裏花前廊下，都留着纖纖足印。講到那弓鞋樣兒，越法的闢奇競巧；有的用紅綠緞子繡鮮豔的花兒，有的鞋口兒上掛着小金鈴兒，有的把脚底兒挖空了，裏面灌着香屑，走起路來，步步生香的。咸豐帝看的眼裏，真是銷魂動魄；祇苦的宮裏規矩，小脚女子一進宮門，便要殺頭。後來還是穆總管想出一個法子來，推說是宮裏太監，不夠差遣時，僱用民間婦女，在宮中打更，這個消息一傳出去，便有許多窮家小戶的婦女，進宮來受僱，宮裏定出兩個條件來，第一要年輕，第二要脚小，又揀那皮膚白淨面貌標緻的，送去在皇帝寢宮前後打更。那班女人到夜靜更深的時候，都被皇上傳喚進去，一一臨幸；每夜臨幸三人，臨幸過的，都有珍寶賞賜，揀那格外標緻的，便留在宮裏，封做宮嬪；不上半年，那封宮嬪的漢女，差不多把個圓明園住滿了。皇帝住在園裏，有許多美人陪伴着，再也不想回宮去了。照宮裏的規矩，皇帝每年三四月到圓明園，名爲避暑；到八月時候，到木蘭去打過圍獵回來，

便回皇宮。咸豐這時候每年一過了新年，便要搬到園裏去住；直到十月裏，還不回宮，非得孝貞后再三上疏請聖駕回宮，他纔不得已回宮去過年。在這三五十日裏，他想着園裏一班美人，險些要害起想思病來。祇因皇帝歡喜漢女，那班小脚女子，便頓時威風起來；裏面最得寵的，要算杏花春和牡丹春。這兩人在園裏，作威作福；那班滿洲妃嬪，個個都去奉承他。可憐他們都是皇上挑選秀女的時候，選進宮來的，實指望一朝得寵，門戶生光，誰知這時皇上迷戀江南美人，把他們一班滿洲少女一起丟在腦後，門庭冷落，簾幕銷沉。大家沒有法兒想，祇得來拍四春的馬屁。內中祇有一個新選進宮來的秀女，名叫蘭兒的，却是在一個滿洲婦女中出類拔萃的人才；講他的年紀，正是葦冠年華，講他的風姿，真是洛神風韻。輕鬟淺笑，嬌娜動人。一進園來，指派在桐蔭深處；從此長門寂寞，冷落紅顏。早晚祇聽得笙歌歡笑，傳來隔院；問時原來天子正和一班漢女在那裏歌舞作樂。蘭兒聽了，祇得嘆一口氣；從此深閉院門，潛心書畫。不多幾天，居然寫得一手好草書，又畫得好蘭竹。你們不要看他小小蘭兒，他是一個極聰明的女子，也是一個極有作爲的女子；他一生的事跡很多，掀波作浪，清朝三四百年天下，也斷送在這宮女手裏。下文要敘述他的事體很多，做書的一枝筆忙不過來；如今趁他在不得意的時候，先把蘭兒的出身敘一敘。他原是滿洲正黃旗人，性那拉氏；查起他的祖上來，是葉赫部。

的子孫。太宗的孝莊皇后，也姓那拉；講到他的門第，却也不壞。蘭兒是他的小名，他父親名喚惠徵。那拉氏到了惠徵手裏，已是十分貧苦，虧得他祖上傳下一個世襲承恩公的爵位，每年拿些口糧，拿來養活家小；惠徵從筆帖式出身，六年工夫，纔巴到了一個司員。他太太修佳氏却是大官府人家的小姐，惠徵靠他丈夫的脚力，從司員放了安徽蕪湖海關道；在前清時候，那道班裏要算關道最闊了。惠徵得了這個美缺，一交跌在青雲裏，心中說不出的快活，便帶了家眷，走馬上任，到了蕪湖。講到惠徵的家眷，却不只妻子修佳氏女兒蘭兒兩人，還有他兒子桂祥，小女兒蓉兒，一家五口。在女兒中，要算蘭兒年紀最大，這時也有十二歲了。據修佳氏太太說：蘭兒出世的時候，曾得到一個奇怪的夢；他見一個明晃晃的月亮，吊下來落在修佳氏肚子上；一嚇醒來，便覺得肚子痛，到天明時候，便生下這個蘭兒來。他們滿洲人看女孩兒，原比男孩兒重；因為女孩兒長大起來，有做皇后的希望。所以滿洲人家，十分尊敬女兒；平常在家裏起坐，總讓女兒坐上首的。何況如今修佳氏得了這個夢，越法把蘭兒當寶貝一般看待了。偏生這蘭兒的面貌，比較妹子蓉兒，格外出落得嬌豔；身裁又苗條，性格又溫順，人又聰明，又會打扮。同伴十多個女孩兒，祇有蘭兒家境最苦；別人穿綢着緞，戴金插翠，獨有蘭兒沒得這個。但是他一般穿一件藍竹布大衫，戴一朵草花，總是十分清潔，十分俏麗，任你如何富家的女

兒，沒有一個人比他得過的。祇是有兩樣壞處，便是到老也改不過來。你道兩樣什麼壞處？第一樣，是舉止太輕佻；他掩唇一笑，掠鬢一睨，真要迷煞千萬人。第二樣，是愛唱小曲兒；他幼小的時候，惠徵也指教他讀書識字，他在書本兒上的聰明却也還有限，獨有這唱小曲兒，却是前世帶來的聰明。無論京調崑曲南北小調，祇給他聽過一邊，他便能一字不遺，照樣的唱出來。他天生成的一串珠喉，又能自出心裁，減字移腔，唱出來抑揚宛轉，格外動人。他起初還不過是清唱唱罷了，後來他索興拉着親戚中的旗下姊妹來，弄起笙簫，拉起絃索來；合上他的嬌脆歌喉，煞是動聽。他母親佟佳氏，看看一個女孩兒，如此放浪，終不是事體，也曾禁阻他幾回，誰知那惠徵却很愛聽女兒的歌唱。旗下人的習氣，原是愛哼幾句皮黃的；他見女兒愛唱，索興把自己一肚子的京調詞兒，統統教給他。父女兩人，早也哼，晚也哼；家裏無柴無米，他也不管。他父女常常配戲，有時唱三娘教子，蘭兒起三娘，惠徵起老薛保；有時唱汾河灣，有時唱二進宮，把個客堂，當做戲臺，拉着佟佳氏當做看客。佟佳氏看看勸說也無用，索興氣出肚皮外，也不去勸他了。這是惠徵未做蕪湖關道以前的話。後來惠徵一到任，蘭兒隨任上；那蕪湖地方，原是一個熱鬧所在，西門外正是大江口岸，沿江茶坊酒肆，開得密密層層，茶園戲館，人頭濟濟。蘭兒到底是女孩兒心性，他父親又有錢，便帶了一個丫頭，一個小廝，天天到戲館裏聽

戲去。那戲院子掌櫃的，知道是關道的小姐，便出奇的奉承；那蘭兒聽戲，又有一種古怪脾氣，不歡喜坐在廂樓裏規規矩矩的聽，却愛坐在戲臺上出場的門口看着聽着。天天聽戲，那班子裏的幾個戲子，他都熟識；院子裏的人，都稱他蘭小姐。那蘭小姐天天在戲院子裏聽戲，還聽得不夠；每到他父親母親或是哥哥妹妹的小生日，便要把那戲班子傳進衙門來唱着聽着。這蘭兒在蕪湖地方，除聽戲以外，又愛上館子；他父親衙門裏原有親兵的，惠徵便撥兩名親兵，天天保護着小姐，在外面吃喝游玩。合個蕪湖地方上的人，誰不知道這是關道的女兒蘭小姐。講到那位關道，祇因在北京城裏當差，清苦了多年；如今得了這個優缺，便拚命的搜刮，貪贓納賄，無所不爲。一年裏面，被人告發了多次；皆由他丈人在京城裏替他打招呼，把那狀紙接捺下來。到了第二年，他丈人死了，也是惠徵的晦氣。星照到了，他在關上扣住了一隻江御史の坐船，說他夾帶私貨，生生的敲了他三千兩銀子的竹槓。這位江御史，在京裏是很有手面的；許多王爺和他好，他到了京裏，便狠狠的參了惠徵一本。這時惠徵的丈人死了，京裏也沒有人替他張羅；一道上諭下來，把惠徵撤任調省。惠徵得了這處分，祇得掩旗息鼓，垂頭喪氣的帶了家眷回到安徽省城安慶地方去住着。照那江御史の意思，還要參他一本，把他押在按察使衙門裏清理關道任上的公款；後來虧得那安徽巡撫，也是同旗的，還彼此關點兒親

威，惠徵又拿出整萬銀子去裏外打點，總算把這個風潮平了下來。但是他做過官的人，如今開住在安慶地方，也毫無意味；他夫人佟佳氏，也勸他在巡撫跟前獻些殷勤，謀點差使常常。安徽巡撫鶴山看他上衙門上得勤，人也精明，說話也漂亮，常常替巡撫出出主意，巡撫也慢慢的看重他。這時安徽北面鬧着水災，佟佳氏勸丈夫趁此機會拿出萬把銀子來，辦理賑濟的事體；又在巡撫做生日的時候，暗地裏孝敬了兩萬銀子。這一來，并并刮刮，把他太太的金珠首飾，也併在裏面了。鶴山巡撫得人錢財，與人銷災，便替惠徵上了一個奏摺，說他精明強幹，勇於爲善，便保舉他曾辦今皖賑務的差使。誰知惠徵運氣真正不佳，鶴山這個摺子一上去，不到三天，疝氣大發，一陣痛，把個安徽巡撫，活活的痛死了。這缺交按察使署理。那按察，恰巧是惠徵的對頭人，上諭下來，把山東布政使顏希陶陞任安徽巡撫。那顏希陶一到任，按察使便把惠徵如何貪賊，如何把結上司，澈底的告訴了一番。這顏希陶是著名的清官，他生平痛恨的是貪官污吏；如今聽了按察使的話，從來說的先入爲主，從此他厭惡了惠徵。那惠徵一連上了三次衙門，顏巡撫總給他一個不見。惠徵心裏發起急來，一打聽，知道按察使和他抬槓子；這時惠徵所有幾個錢，都已孝敬了前任巡撫，眼前度日，已經是慢慢的爲難起來，要想打點幾個錢去孝敬上司，再也沒有這個力量了。沒有法想，祇得老着面皮，天天去上院；那巡撫心



理厭惡了他，老不給他傳見。他也曾備了少數的銀錢，托幾位走紅的司道，替他在巡撫跟前說好話；誰知那巡撫實在把個惠徵恨得利害，一聽得提起他的名字，便搖頭。那替他說話的人，見了這個樣子，便是要說話也說不出了。看看惠徵住在安慶地方，一年沒有差使，兩年沒有差使，三年沒有差使。你想他在關道任上，把手勢鬧闊了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住得好，一個道臺班子，進出轎馬，這一點體面又是不可少的，再加這位蘭小姐，又是愛漂亮愛游玩的人。在安慶地方，雖然沒有蕪湖一般好玩；但是，一個省城地方，也有幾條大街，幾座茶館，戲館，這蘭小姐也常常出去游玩，免不了每天要多化幾個錢。況且這惠徵，又吃上了一口烟；不但多費銀錢，那新撫臺又是痛恨抽大烟的，一打聽惠徵有這個嗜好，越法不拿他放在眼裏。祇因他是一位旗籍司員，不好意思去奏參他。惠徵三年坐守下來，真是坐吃山空，早把幾個大化完了；起初還是借貸度日，後來索興典質度日，再到後來借無可借，典無可典，真是吃盡當光，連一口飯也顧不周全了。蘭兒母子四人，常常挨凍受餓；那蘭兒是愛好繁華的人，如何受得這淒涼，天天和他父母吵嚷，說要穿好的，要吃好的，又要出去玩耍，這也怪他不得，女孩兒在十五六歲年紀，正是顧影自憐，愛好天然的時候；蘭兒一年大一年，却長得一年俊一年，他這樣化模樣玉精神的美人兒，每日叫他蓬頭垢面，藍縷衣裳，一把水一把泥的操作着，叫他如何不怨。他每

到傷心的時候，便躲在灶下；悲悲切切的痛哭一場。修佳氏看看自己花朵也似的女兒糟塌着，如何不心痛；到傷心的時候，便找他丈夫大鬧一場。那惠徵眼看着兒女受苦，何常不心痛；祇因窮苦逼人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體。他到了這時候，外面與人交誼，內而飢寒交迫，祇因沒有錢去買大烟，鴉片常常失戀。再加憂愁悲苦，四面逼迫着，那身體也便倒了下來。從秋天得病，直到第二年夏天，足足一年，那病勢一天重似一天。修佳氏起初因家裏沒有錢，便還挨着不去料理他；到後來看看他的病勢不對，纔着起忙來，從箱底裏掏出一支從前自己做新娘娘時候插戴的包金銀化兒來，叫他兒子桂祥拿去典錢。那桂祥比蘭兒年紀却大一歲，今年十八歲了，不知怎的，却生得癡癡癩癩。如今見母親叫他去上當舖去，把他急得滿臉紅，說俺不會幹這個。平日他家裏上當舖，都是修佳氏自己去上的；如今因他丈夫病勢十分利害，不便離開，便打發桂祥去。誰知桂祥却一口回絕說不去，修佳氏不覺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蠢孩子！這一點事也做不來，却叫我將來靠誰呢？說着，不覺吊下眼淚來。蘭兒在一傍，見他母親哭得淒涼，便站起身來，過去把銀花兒接在手裏，出門自己上當舖去了。那當舖裏的朝奉，見了這美貌的女孩兒，早把他的魂靈兒吸出腔子去；祇是嘻開了嘴，張着兩隻桂圓似大的黃眼珠，從那老花眼鏡框子上面，斜也着眼睛，望着蘭兒的粉臉。連連的問道：好大姐姐！你要當多少錢？那

蘭兒看了這個樣子，早羞得滿臉通紅，一肚子沒好氣，說道：「你看值多少，便當多少。那朝奉說道：『十塊錢夠嗎？』蘭兒聽了，不覺好笑，心想：『一支銀花兒，買他祇值得一兩塊錢，如何拿他質當，卻值得十塊錢呢？』當下他也不和他多說，祇把頭上的點。可憐那朝奉，祇因貪看蘭兒的姿色，眼光昏亂，把一朶包金花兒，看做是真金的，白白賠了十塊錢。那蘭兒捧着十塊錢，趕回家去；又出來延請醫生。那醫生到他家去診了脈，祇是搖頭說：『癆病到了末期，不中用了！你們快快給他料理後事罷！』修佳氏聽了這話，那魂靈兒早已嚇的飛出了頂門。心想：『如今一家老小，流落他鄉，莫說別的，祇是丈夫死下來，那衣衾棺槨的錢，也沒有地方去張羅。』誰知這個念頭纔轉到，那惠徵睡在牀上，已經在那裏裝鬼臉了。修佳氏忙拉着他兒子桂祥，女兒蘭兒、蓉兒，趕到休前去叫喊：『已是來不及了，看他祇有出來的氣息，沒有進去的氣息。』不到一刻工夫，兩眼一翻，雙腳一頓，死過去了。那修佳氏捧着丈夫的臉，嚔咷大哭，想到身後蕭條，便越哭越淒涼。那桂祥、蘭兒、蓉兒也跟着哭，這一場哭，哭得天愁地慘；那修佳氏直哭到天晚，還不會停止。左右鄰舍聽了，也個個替他吊眼淚。內中有幾個熱心的，便過來勸住了修佳氏，說起身後蕭條，大家也替他發愁。可憐惠徵死去，連身上的小衫褲子也是不周全的。鄰舍中有一個周老伯看他可憐，便領頭兒在前街後巷抄化了十多塊錢。連那當舖子裏拿來的十塊錢，併湊起來，買了幾

件粗布衣衾。但是那棺槨依舊是沒有着落。後來又是那周老伯想出法子來，帶了蘭兒，到那班同寅家裏去告幫；有幾個現任的官員，有幾位闊綽的候補道，內中還有幾位旗籍的官員。欲知同僚肯不肯援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惟美色柔情能制橫暴；男兒好色，祇動於一時之血氣。苟能縛之以情，持之以靜，雖惡魔亦服如馴獅矣。每見從來烈婦，以激烈抵抗橫暴；卒至身死而仍不免受其污。蓋兩剛相持，勢如騎虎，有不至不橫潰決裂不止也。如李氏女之對待咸豐帝，以一弱女子而竟全節於帝王勢力之下，柔能克剛也。後之貞女，尙其師之。

蘭兒之生，爲滿清歷史上變化之大樞紐；放誕風流，自是不羣。然旗籍女子，確有此情景，亦不獨蘭兒爲然也。洪氏定制之初，使旗人飽食游宕，以安樂死其族，其用心亦深矣！

惠徵死時，活畫出宦海下場情景。蘭兒處變有識，卽預爲昔日握權弄國張本；而其一番艱苦，實有以成其識見。故後日垂簾親政，洞燭民隱，臣下恆不能有絲毫之欺瞞。惜乎其智用之不正也！

## 第六十九回 美人落魄遭橫暴 天子風流選下陳

却說周老伯帶了蘭兒，到各處同寅家裏去告幫。從來說的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；那班同寅聽說惠徵

死得如此可憐，豈有個不動心的。回想到自己，浮沉宦海，將來不知如何下場；因起了同情心，便你也十塊，他也二十塊，大家拿出錢來幫助他。尤其是旗籍的官員，出底格外闊切些；那送的喪禮，格外豐厚些。再加這蘭兒花容月貌，帶着孝越法俊俏了。蘭兒原是一個聰明女孩子，他跟着周老伯到各家人家去，見了宅眷，便是帶哭帶說，說得悽惻動人；那班老爺公子，又被他的美貌迷住了，越法肯多幫幾個錢。因此他這一趟告幫，收下來的錢，却也可觀，回到家裏點一點數兒，足足有三百多塊錢。修佳氏做主，拿二百塊錢辦理喪事，留着一百多塊錢，打算盤着丈夫的靈柩回北京去。惠徽這一家人家，在安慶地方，平日原是東除西欠過日子的；如今聽說他們要扶柩回京了，那債主便四面八方跑來，把個修佳氏團團圍住。其勢洶洶，向他要債。五塊的，十塊的，什麼柴店米鋪醬園布莊，統共一算，也要二百塊錢光景。修佳氏無可奈何，揀那要緊的債一還，整整也還了一百塊錢。又對大衆說，一時裏不回京去，求大家寬限幾天。你想此番修佳氏總共祇留下了一百二十塊錢，除去還債一百塊錢，還有什麼錢做回家去的盤纏？修佳氏無可奈何，祇得再在安慶地方暫住幾天再說。但是眼看着冷棺客寄，一家孤寡，此中日月，惟淚洗面，況且手中祇剩有少數銀錢，度日一天艱難似一天；從前借着丈夫客死，還可以去告幫，如今無名無目，却到什麼地方去借貸。修佳氏心中的焦急，那桂祥兄妹如何知

道。惠徽死的時候，修佳氏和兒女三人，原做幾件素服的；如今看看手頭拮据，那素衣從身上一件一件剝下來，依舊送到長生庫中去了。那時候慢慢的到了深秋，天氣十分寒冷；西風刮在身上，又尖又痛。修佳氏因貧而愁，因愁而病，倒在牀。那桂祥和蓉兒兩人，原懂得不得人事，祇有蘭兒，在一傍侍奉。這時修佳氏口渴得利害，祇嚷着要吃玫瑰花茶兒；蘭兒便在母親枕箱邊掏了十幾個錢，囑咐桂祥兄妹兩人，好生看着母親。他自己略整一整頭面，出門買茶葉去。誰知出得門來，西北風刮在他身上；他祇穿了一件夾襖，凍得他玉容失色，兩肩雙聳。他低着頭，咬緊了牙關，向街上走去。虧得那茶葉鋪子離他家不遠，穿過兩條街，繞一個灣兒，便到了。這茶葉鋪子是他常去的，他母親祇愛吃好茶葉，所以蘭兒常去買茶葉的。這時他一脚踏進店堂，心中便是一跳；見祇有一個傻子夥計，站在櫃身裏面。那傻子夥計，姓牛，名裕生；平日原有些傻頭傻腦的。他最愛看女娘們，平日站在櫃身裏，遠遠見一個女娘們在街上走過，他便張大了嘴，伸長了頸子，墊起了腳跟，撐大了眼，望着。要是有一個女人踏進店堂裏來買茶葉，他總搶在前面，喜眉笑眼的上去招呼。一面一句天一句地和那女人兜搭着，一面却多抓些茶葉給他，討他的好兒。但是他雖對女人萬分的殷勤，那女人却個個厭惡他，叫他傻子；而且他平日見的女子，却沒有一個好的，大半都是窮家小戶的女人，或是大戶人家的老媽子粗

丫頭。他見了已經當他是天仙了，何況見了這千嬌百媚的蘭兒，怎不叫他見了不要魂靈兒飛上半天呢？那蘭兒也曾遭他幾次輕薄，什麼好人兒美人兒，滿嘴的肉麻話兒；蘭兒總不去理他，拿了茶葉便走。如今走進店來，見祇有牛裕生一人在店堂裏，且見了自己，早已笑得把眼睛擠成兩條縫，迎將上來。蘭兒心想不買茶葉了，回心又想母親正等着茶葉吃呢，空着手回去，却去要叫母親生氣。這樣一想，便硬一硬頭皮，上去買茶葉。牛裕生伸手來接他的錢，又拿錢向櫃上一擲，說了一句玫瑰花茶兒，便綳起了臉兒，不說話了。那牛裕生一邊包着茶葉，一邊涎着臉，和他七搭八搭；又說：真可憐！這樣一個美人胎子，卻沒有衣服穿，凍得鼻子通紅，叫我怎不心痛死呢！嘴裏噙噙嘻嘻的說着。蘭兒聽了，總給他一個不理不睬。那牛裕生包好了一大包茶葉，攔在櫃臺上；蘭兒伸手去拿時，冷不防那人隔着櫃身伸過手來，抓住蘭兒的手臂，用力一拉，蘭兒立不住腳，撲近櫃身去。那人騰出右手來，摸着蘭兒的面龐，嘴說道：我的寶貝！這粉也似的臉兒，凍得冰也似冷，怎麼叫我不心痛呢！待我替你渥着罷！說着，竟把那又黑又糙的手伸向蘭兒粉頸子裏去。急得蘭兒祇是哭罵。今天湊巧，他店裏人都有事出去了。這街道又是很冷僻的，所以牛裕生放膽調戲着，却沒有人來解圍。那牛裕生欺侮蘭兒生得嬌小，一手拉住他臂膀，一手在櫃臺上一按，托地跳出櫃臺來，正要伸手上前摟蘭兒的腰時，正是事

有湊巧，這時外面闖進一個人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好大膽的囚囊，竟敢清大白日調戲女孩子。」那牛裕生見有人進來，忙放了手，連說：「不敢！」那人氣憤憤的要上去抓住他，說送他到保甲局裏去；慌得那人跪下地來，不住的磕頭求饒。這時那店裏掌櫃的也回店來了，見了這情形，也幫着求情；一面又喝罵那牛裕生。這時店門外也擠了許多人看熱鬧，大家說：「送局去辦！」倒是這蘭兒，因為自己拋頭露面的給衆人看着，怪不好意思的，便悄悄的對那人說：「饒了他罷。」我要回家去了。那牛裕生聽蘭兒說肯饒放他，便急忙向蘭兒磕下頭去；蘭兒也不理他，拿了茶葉，轉身走出店去了。走不上幾步，祇見那人趕上前來，低低的向蘭兒問道：「你是誰家的小姐？」我看你長着這副標緻的臉兒，也不像是平常人家。看你身上又怎麼這般寒苦？」蘭兒聽他問得殷勤，便也向他臉上打量着；看他眉清月秀，竟是一位公子哥兒。知道他是熱心人，便也把自己的家景和父死母病、流落在客地的情形，原原本本的告訴他；那人聽了，連說可憐；他又說自己也是旗人，父親在本城做兵備道；他自己名却福成，說着他兩人已經走到蘭兒的家門口。那福成從衣袋裏掏出四塊錢來，向蘭兒手掌裏一塞，說：「這個你先拿回去用着罷，我是沒有財產權的，不能多多幫助你。但是我回去想法子，總要幫助你回京去。」蘭兒見他給錢，不好意思拿他的；忙推遜着。那福成再三不肯收回，蘭兒心想：「一男一女，站在門口，推來讓去的，給傍人



看了不雅；又想自己家裏連整個的銀錢也沒有一個了，如今我收了他四塊錢，也可以度得幾天。可憐窮苦逼人，任你一等的好漢，到這時也不得不變了節呢！蘭兒這時雖收了福成的銀錢，却把粉腮兒羞得通紅；低下頭子，再也抬不起頭來。虧得那福成却是一個少年老成的公子，見蘭兒接了銀錢，便一轉身走去了。蘭兒定了一定心，走進屋子裏去，他母親睡在牀上，問：怎麼去了這半天？蘭兒便把茶葉店夥計調戲的事隱去了，抵說外面有一個送禮的，送了四塊錢來，孩兒收下了，打發那人去了。他母親聽說有人送禮來，正因這幾天沒有錢用憂愁，他聽了，心裏暫時放下，也不去查問他的細情了。這裏他母子四人，又苦守了幾天，忽然有一天，大門外有人把大門打得應天價響，桂祥出去開門看時，見一個體面家人，手裏捧着一個包裹。問：此地可是已故的惠徵老爺家？桂祥點頭說是。那家人便把包兒送上，說：這是俺老爺送給府上的奠儀。桂祥把包兒接在手裏，覺得重沉沉的，拿進去打開來一看，裏面封着整整的二百塊銀錢。可憐把個修佳氏看怔了。忙問那家人時，說是道臺衙門裏送來的。蘭兒聽了，心下明白，便對他母親道：想來那位道臺，和俺父親生前是好朋友；如今知道我父親死了，却故意多送幾個錢，是幫助我們盤費的意思。現在我們的光景，也沒有什麼客氣的，便收下了，叫哥哥寫一張謝帖，封十塊錢敬使，打發那家人去了再說。可憐他哥哥桂祥，雖讀了幾年書，卻全